

江湖卷

逐鹿图

中

傅清欢 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逐鹿圖

中

江湖卷

傅清欢

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

第五章 世中双颜雾中花

- 一、苏门蝶谷 / 002
- 二、武道之殊 / 011
- 三、对剑击筑 / 020
- 四、即鹿无虞 / 033

第六章 何处笙箫凭借意

- 一、栖霞邂逅 / 046
- 二、扑风舞润 / 055
- 三、村郭何来 / 063
- 四、飞刀险阵 / 084
- 五、地洞迭险 / 099
- 六、室迩人遥 / 114



第七章 万千海棠离人醉

- 一、心中有剑 / 144
- 二、有山海棠 / 155
- 三、枪风云影 / 176
- 四、旧事天远 / 196
- 五、微君之故 / 215

第八章 轻狂一生与谁同

- 一、山有木兮 / 234
- 二、无踪剑法 / 249
- 三、冰室海棠 / 269
- 四、双子连搏 / 283
- 五、锁心奇蛊 / 293

第五章

世中双颜雾中花

也许，这人世间所有初相遇，大多都呈现着这样一副干净且纯粹的面貌，至于后来——无非应时而动，应运而生，各自领着各自的命数。



一 / 苏门蝶谷

风轻云淡，有一白雕掠云疾过，越杭城连绵祁山，飞入雍国晟邑西部一处苍茫大山中。白云四散翩飘，山脉起伏盘旋，云烟缭绕处，有秀峰沉浮迭起。偶有一径上天，险峻独立，几要刺破苍穹。水流如绸，环抱峻绝群山，全无人间烟火气息，如世外超逸之境，唯有长风掠过林海，苍繁离蔚，带出起伏林涛之声。

在这样苍木森森、群山逶迤的山谷之中，很难分清东西南北，若是在这样的山谷中，还加了机关阵法，没有人能安然走出这无垠山谷。

但见那白雕“吱”的一声锐啸，纵入莽苍山谷深处。染满落日红霞的天空，回荡着啸声余音。男子驾着马车，闻声抬头，看向掠过苍穹的白雕，嘴角牵出笑容。

随着马车深入，如有一只大手无形操控，有翠屏峡谷自两边分移，竟是道结合天然的机括门户。遥看远山之上，隐隐露出一抹飞檐碧瓦，有青松拂檐。

驾车男子正是苏竹溪，此时已进入杭城东部外的赤化大山。蝴蝶谷便位于这莽莽山岭的腹地之中。山道七转八拐，将蝴蝶谷“萦绕”得十分隐秘。

江湖上，少有人知道蝴蝶谷究竟位于山中何处，个中机关重重，阵法应时自变，外人更是难得一入。苏竹溪自小于此长大，自然熟门熟路。

此时，他驾行马车，正过一条傍山小道。这是进蝴蝶谷唯一的道路。

已近深秋，山道两旁树木偶见落叶，但整体望去，仍渗翠绿。苏

竹溪驾着马车越行越深入，狭壁已容不得马车过去。他弃车循路，抱起少女缓缓前行。

在山壁夹峙中，一线碧空时现时隐，大风掠过壁林的呼啸声，弥漫了整个天地，仿佛大地万籁，皆消融于这呼啸之中。

前头已无路。

狭壁两边，竟修筑有凸出石块，整面壁面间，凸石林布，约一尺距便有一石，似飞龙般蜿蜒而上，哪里是能举步可行的？若非轻功绝佳之辈，如何能沿壁而上？

苏竹溪将少女背负身后，足尖一点，踩着壁上间石，轻身而上，身姿轻捷，衣飘如风，步履从容，斯须已上壁顶。

顶上处，浩浩风至，人甫登山，宛若置身云端一般。两壁之间，竟半空架着一座座折转玄石桥，鬼斧神工般，将几座峭壁峰峦衔接到了—处。

非是前头无路，而是路在半空，当真匪夷所思！

苏竹溪复将少女抱在怀中，步落云桥之上，穿行云端。但行毕七折桥，云消雾散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已是半山平地。各式各样的花草绚烂开放，蝴蝶万千，怡然自舞。夕阳正挂于西边山尖，周身一片亮堂的橙红之色，俊彩斑斓，宛若化外仙境。

苏竹溪眺望夕照，继而看着树影投地的方向，步伐忽快忽慢，忽而绕左，忽而向右，迅捷伶俐地闯过了十八道机关，五处大阵。他越走越深，过了最后一道关卡，始见屋瓦绵延于山岩之间，一座山庄赫然耸立于眼前。

“蝴蝶山庄”金字斗书，龙飞凤舞，挂于其上。山庄虽比不得外界城镇的王庭府宅，但在这山野之中，修于半山之上，依山夹势，足见这蝴蝶山庄之雄伟、恢宏。

苏竹溪飞跃过地面上灰黑的地带，一路径直而入，行至正院。

“三师兄。”

廊庑下数名当值弟子上前行礼，虽奇怪苏竹溪怀中抱着一名少女，却目不斜视，可见这蝴蝶山庄里规令严明。

苏竹溪性子随和，朝他们点头一笑，便踏上方砖台基，沿着抄手

长廊，往正室行去。几扇直棂门洞开，苏竹溪见无弟子守候外方，便也不经通报，跨过门槛步入。

迎面走来一中年男人，着窄袖素服，身披鹤氅，头戴逍遥巾，足蹑草屨。男人相貌清奇，两鬓有点点苍灰，灰黑长须，气度却是卓然，眉间流露孤傲。此人正是苏门之主苏介湖，虽已年近耳顺，但若非相识者，一见只觉他不过四十，举止沉敛，有一代宗师气度，油然生敬仰之意。

苏竹溪孤儿出身，后为苏介湖收养，多年来，得其悉心养育教导。苏竹溪视之如父。

苏竹溪将少女轻放在一侧席榻，转身至苏介湖跟前，头微低，敛襟泥首道：“义父。”

苏介湖前趋，虚扶一把，道：“不必多礼了，你师妹呢？”说着，目光扫到苏竹溪放在一边席榻上的少女脸上，猛地一惊，忙快步走近，拨开少女略遮面容的长发。尚未等苏竹溪开口回答，已然竖眉，呵斥：“你怎擅将你师妹面纱摘下来？”

苏竹溪见义父无端发怒，心中不免惕惕然，暗忖：莫非义父认错人，把这少女当成了小师妹？

整个蝴蝶谷，几乎无人知道苏娟娟长相，除了苏介湖。苏娟娟出现在蝴蝶谷的第一日，便是面纱覆容，从不曾摘下。即便苏竹溪自小同苏娟娟感情要好，却也从未一睹她的真颜。后来才知，苏娟娟面中奇毒，面部肌肤中毒部位一旦直接触到光照，便会自行糜烂。而所中的这种毒，乃制毒者引血入药，除了制毒之人，至今世上尚无寻得其他解法。

苏竹溪清楚，救回的这名少女，绝对不会是小师妹苏娟娟，可师尊分明知晓小师妹样貌，为何还会错认呢？但见师尊神容气怒，苏竹溪未及多思，急忙屈膝跪下，细语谨言道：“义父恕罪，孩儿尚未能找回小师妹。至于这名昏迷的少女，是在途中救下。”他一五一十地将这少女如何被暗梅门围攻、自己又如何把她救下的过程细述一遍。

苏介湖端详斜卧在雕花楠木榻上的少女，眼底有思忖。片刻后，他目转苏竹溪，眼神锋利，冷冷问道：“那你带她回来做什么？”

苏竹溪面色恭谨，解释道：“孩儿在昭华城寻了很多地方，皆

不见师妹的行踪，正欲前往西城中途，便巧撞见这位女郎。她身受重伤，孩儿想性命攸关，便先将她带回来救治。”说着，他两手撑着地面，稽首请求，“恳请义父救她一命……”

苏介湖挥手道：“起来。”目光落在榻上少女身上，若有所思，少时，又似信似疑道，“如此说来，你并不清楚她的身份？”

苏竹溪低头道：“是。”

苏介湖提高声调，诘责道：“这样来历不明的人，你竟也往山庄里头带？下山不过数日，便将门规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吗？”

苏竹溪惕惕然连声道着“不敢”：“门规师言，孩儿自是时刻铭记于心，只是……人命攸关，我……我不忍见死不救。”

苏介湖冷然瞥他一眼，不怒反笑道：“听你此意，是在指责我见死不救了？”

“孩儿不敢。”苏竹溪头皮发麻，急辩解道，“孩儿只是想……”一缕日色斜在他身上，把他的无措映得昭然。

苏介湖打断他，摇头一叹道：“江湖上人心险恶，你性子敦厚老实，迟早吃亏。”

苏竹溪紧张道：“义父……”

“罢了——”他如此恭情恳恳，委实叫人气也无从气起，平息了怒气，苏介湖上前去把了少女手腕，细诊片刻，“你途中喂她吃下了五颗安神丸？”

苏竹溪点头，诺诺应道：“她被体内气劲折磨得很是痛苦，我实不忍见。”

苏介湖心中思量少顷，遂道：“将她带至石屋。”转身先前行。

苏竹溪将少女抱起随行，内心先是一喜，继而又是一忧。喜的是义父既将她带入石屋，便是有治她的打算，这少女的性命算是保住了；忧的却是这救治之法。

三人走过一条小径。小径由鹅卵石子铺成，两旁则是大片花圃。沿径深入，周围已是幽篁成林，修竹如海。微风轻掠竹叶，声息沙沙如落雨。一条小溪如绸缎，横穿整个竹林。小溪清静见底，澄朗恬淡

之意尽显。四下阒然开阔，令人忽觉烦俗渐消。苏介湖为苏竹溪取名也正由于此。

竹林尽头处，是错落的几间石屋，上加层楼。一股清流，由砌下出来，顺着地势，自往方才小溪蜿蜒流去。小溪之上铺得翠石为桥，若要进门，须从石桥上行走。墙根之处尽是芳草萋萋，已入深秋，蔓藤依旧沉郁苍翠。门前一快石板，别致地刻出“观露听溪，独坐幽篁”八个大字。

庄中许多书籍皆敛藏于此间内室，苏介湖平日里也于此处清修。苏介湖推开屋门，直棂门在轨道上摩擦，咕噜噜地响了响，他掠袍走进去，苏竹溪紧跟其后。

室中设黄杨木胡床一，倚榻二，素屏二；左侧两面药柜，墙上一轴芦雁，一张漆琴。摆设几案牙板镂雕，甚是精巧。一线日照透窗，物境相合，皆是意境。

苏竹溪将少女轻放于胡床上。身受重伤，少女始终昏迷，秀丽眉目间不时流露痛苦之色。

苏介湖在药柜上取出一套金针，走近胡床一侧，缓缓道：“人身阴阳，相对平衡，则能升降如常，六脉冲和。此女自幼借万年玄玉增强、修炼内劲。万年玄玉出于极北至寒之地，这本是常人难遇的修炼辅助之物，可惜无人指导，体内的奇经八脉未曾打通，致使寒气长年累积于内。如果不过度使用气劲，倒无性命大碍，只是她滥用异法凝聚气劲，又兼背受一击，致使体内阴阳失和，气血冲劲凶猛乱窜。血不通，气窜进。血无气不行，气无血不附，乃导致阴阳乖违，气血相搏。”

苏竹溪思忖道：“脉有奇常，十二经是为常脉，奇经八脉则不拘于常，故谓之奇经，人之气血行于十二经脉，而奇经之中却可以调节它满溢或者不合于体的邪气。义父的意思是说，这女子的奇经各脉因修武之故寒气累积，故而如此？”

苏介湖点头道：“这长年累积的寒气，亦可归于邪气。”

苏竹溪心中一个“咯噔”，知其情况甚为严重，犹疑道：“如此便只有一个办法，以金丝拔穴，帮她打通奇经八脉，以驱体内积寒。”

苏介湖应道：“不错。”指示他往席垫上坐。

苏竹溪神情两难道：“那义父……”

苏介湖摆手，打断他的话：“你既迢迢将她带来，我若真见死不救，只怕你心里怨我是无情之辈。无非是多静修些时日，我长年隐居于此，山静日长，年与日，又有什么不同？”

苏竹溪心下愀然，正襟危坐。

金丝拔穴并非寻常针灸之法，乃以金针灌输以内劲，将真气以金针为引导，丝缕渗入经脉之中，渗入的真气便可自行调和体内阴阳升降。经脉通畅，则邪气自去。

此种医法，各个部位入针的技法、力度、真气，都需要极为恰当地把握，多一丝少一分，皆有夺命之险。同时，施法者的内劲须属于阴阳协和、刚柔适当一脉，不得过为刚阳，亦不得过为阴柔，否则真气入病体不适，反助邪气。

此套医治之法，乃当年苏恒所创，属苏门一脉独门秘技。苏竹溪虽说医术精湛，然自身武学修为尚有不足，纵在医道上颇有天赋，亦难以施展。同时，此法既是借施者内劲真气传导，施者自然会有所耗损，至少需要静心休养半年，方可恢复。

苏介湖抬手欲将窗口处的遮帘放下，苏竹溪见状，忙起身上前相帮。苏介湖手指周围数幕，示意他也放下，而后转身，近香案前，手执香匕，打开炉盖，拨了拨青釉瓷熏香炉中的残灰。

熏香炉乃双叠式，下为双耳鼓腹撇圈足之器，上则一具器盖，无器底的镂空瓷笼。^[1]苏介湖平灰置火，烧令通红，用火箸拨弄，哔啵作响。少时探手试温，觉得适宜，才置上云母隔片，揭开一旁剔红桂花香盒。盒中香料偏紫赤色，是以苏合香为主所制成的长生香。

这长生香乃苏竹溪特意调制，奉于师尊用。以苏合香、黄丹四两，干蜀葵花二两烧灰，干茄根二两烧灰，枣肉半斤去核。前四为末，以枣肉研作膏，同和匀捻作饼，晒干置炉。此香气息清和，颇有宁心宽神之效。

[1] 此描述乃引用，出于扬之水《莲花香炉和宝子》一文中介绍的湖北鄂城三国墓出土的青瓷香炉。

施针时燃香，是苏介湖素年来的一个习惯。

苏介湖持鎏金铜香匙，酌量置香，方上盖。隔着云母片，炭火高温可将制香点燃，香味浓厚，无太大烟火气。自从南地的龙脑香、苏合香传入北地以来，此类式样香炉，倒颇受推崇。

因门帘紧闭，室中光度并不高，加上炉中香气袅袅萦绕，显得越发阒静。苏竹溪将少女扶坐起来，褪去她的外衫，取出一扎金针置于一侧。

苏介湖盘膝，坐于少女后方，凝神调息，旋即取出金针，过火消毒。

指尖金芒扰目，苏介湖已将气劲运于金针之上，刺上少女太渊、太溪、太冲、太陵、太白、鸠尾、气海等十二原穴。

肺之原穴太渊，肾之原穴太溪，肝之原穴太冲，心之原穴太陵，脾之原穴太白，以上五个原穴各有两个，共有十个穴位。再兼膏之原穴鸠尾，盲之原穴气海。穴位名为七个，穴位个数为十二个，故统称为十二原穴，也称为五脏十二原。

此番施针，是以此护住她脏腑气原。

刺后苏介湖继续运劲于两指，金针飞弹，朝少女身背大椎穴轻去，已开始转经脉穴路。因其周身之气，阴阳相搏，且阴气为盛，阳气为虚，故护脉之后，须先刺督脉。督脉行于背部正中，与手足六阳经交会于大椎，乃为“阳脉之海”，提周身阳经之气。

青釉瓷熏香炉中，有烟雾袅袅，为劲气所扰，忽左忽右地变了形，散入空气中。

苏介湖指尖金光涌溢，弹指间运出的气劲宛似连绵不绝的金丝。他左手发针，迅速由大椎而上，点刺哑门、风府、脑户、百会等穴；右手之针，则由大椎而下，点刺陶道、身柱、灵台、至阳等穴。

一上一下，同时施针。苏竹溪守立一旁，目注心凝，思考着义父每步落针手法的不同。金针拔穴，并不是寻常便能施治的疗法，这其中的每一步骤，即便只是旁观，对医者而言，亦是极为难得的经验。

不过一盏茶的工夫，苏介湖将督脉的二十八大穴拔刺完毕。少女头心一缕真气幽然散出，衣衫汗出如浆，面上色白如纸，眉额尽蹙，正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。此际正是体内诸阳经气血逼行，身如万针刺骨，热火焚身烧灼，说明金针拔穴之功，已然起效。

静坐休息片刻，苏介湖飞身又起，移坐于少女身前。任脉为“阴脉之海”，循行于腹面正中线。此际阳脉已动，则阴脉须引，方可阴阳均衡。

苏介湖夹指间金丝气劲偕针朝向少女任脉的承浆、廉泉、天突、璇玑、华盖等二十四大穴陆续而下，速度极快。每番点刺拔穴，金针去收，均以不同手法、指法，行止动静，时有蜚瓦拔木之势。

满屋中，随着苏介湖的发针收针，光芒起伏，稍纵即逝。

香炉中轻烟渐渐消匿。苏竹溪转身，取鎏金铜香匙添置青釉瓷熏香炉中香料，待回过头时，苏介湖已然将任脉各穴点刺罢，行动间不仅快若闪电，且金针入穴无一偏倚。

进程于此，苏介湖脸色略见苍白，但仍不停动作，指尖光芒愈亮，金丝运动，径直点刺少女左右阳跷、阴跷脉。此二脉左右成对，分主一身左右阴阳，于任督二脉点刺毕后，通此脉，交通一身阴阳之气。

待罢，苏介湖飞身远离少女身侧丈余，数十枚丝芒金针牵芒飞去，刺阳维诸要穴，各穴同时及针。稍待须臾，又飞身欺近，刺阴维诸要穴。两脉拔刺后，金针连收，接着苏介湖立身于地，刺少女公孙穴，随后步转左右，金针始顺次入冲脉的气冲、横骨、大赫、气穴、四满等十四穴。

这一番来来去去，趋退而进，或起时伏，其中技法精妙，灵活多变，可谓出神入化。此时，少女面色肌肤尽笼着一层薄薄的浅粉色，眉蹙稍见舒展。

拔穴过程，至此已将近末尾。从一开始原穴护身后，先提阳脉之海督脉，后引阴脉之海任脉，紧接通阳跷、阴跷脉来交通周身阴阳之气，通阳维、阴维分别维络全身阳经、阴经，现下再以冲脉来通引十二经脉及五脏六腑之气血。这一步步做来，严谨有度，落针精准，江湖中能做到如此的，确然只得苏介湖一人而已。

苏竹溪自觉羞愧，锐挫气索，暗暗自责道：我的医术与手法，连义父的十分之一尚且不及，却还常常自以为已学有所成，怪不得义父平时待我严厉，全然是因我尚有不足之处，而我却暗怪义父性情古怪。他养我教我，望我成材，我……着实不智不孝。

这一番羞愧思量之间，苏介湖已点刺带脉之穴。带脉绕身一周，环行于腰腹部，与其他经脉上下循环交流。

约待一盏茶时间后，苏介湖已始收全针，顷刻间，少女身上金针尽收于手，眼看已然是大功告成。苏介湖早已汗浸鬓发衫襟，面色苍白，看之是累到极点。

苏竹溪忙上前扶持。

苏介湖摆了摆手，从案上取过两个约莫三寸长的碧玉药瓶，道：“你在她两手食指桡侧端商阳穴处，用金针刺开一小口子，让血滴满这两个碧玉瓶。”

苏竹溪稍稍迟疑，这商阳穴所属经脉，与女子先天精血所引之血脉有直接交连，若是以内劲逼其血脉，岂非伤其精元？

苏介湖似是看出苏竹溪心头所惑，解释道：“这个女子身体所异，不能以常理推论。她身上寒气之瘀，即便是通了经脉，也不会自行消散，所以我只能将其聚凝一处，用气劲逼行，将其排出体外。方才金针所下之时，已为她固本培元，排出这些寒血，不会损她精元，你放心便是。”

苏竹溪明白道：“是。”

血刚取出，少女脸色苍白，唇已被咬得伤痕累累，必是尚在竭力忍住强烈的痛楚。苏竹溪担心道：“她……”

苏介湖缓缓调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此时刚通经络，排寒血，其气血流动激烈，忍受此痛楚是必然的。你喂她吃安神丸，休息两日，喝几帖固本培元的汤药，便能动身。此次她也是因祸得福，方才我打通她经脉之时，发现体内多了道气劲，竟连跃两级，突破御气进入通元中段。此女子骨骼清奇，资质甚好，倒是个修武的材料。”

“通元期？原先她打斗时，孩儿觉她放出气劲已是通元了，怎么……”

“她先前修为仅在御气，打斗时能放出通元气劲，乃用异法凝聚内劲，仅有一时之效，现下才是真正突破气脉。”

苏竹溪惊叹道：“生死间竟还能有所突破？真是个奇女子。”

苏介湖道：“虽说如此，短期内也不要轻易使用内劲，好生休养为是，倘若反噬，便是前功尽弃，严重者还有可能走火入魔。”

“孩儿记下了。”苏竹溪点头道，转瞬又想到一事，“义父，我见到她使用过断魂散。这断魂散，不是《毒经》里的秘方吗？还有，先前她中过微云的剧毒落纱飞红，却无任何中毒迹象，着实奇怪。”

苏介湖低额沉思半晌，道：“你先带她去安置，待她醒了后，再带她到这里，为父要问她些话。另，过几日，你要起程去宁国昭华城，一则寻你师妹，二则我修书一封，由你代表为父参加十月初一的武林大会。”

“是，义父。”说罢，苏竹溪抱着少女退下。

屋门外。

竹影婆娑，在素月光影间缱绻徘徊，偶有夜风拂过之处，竹叶颤动，沙沙作响，声息轻柔，隐约是在诉说衷肠。苏竹溪曾听人说，夜半听竹，纵然很快乐的人也会觉得凄凉萧索。从前他心无旁骛，倒不曾注意，今宵听来，深以为然。

苏介湖一生不曾娶妻，居于这人迹罕至、僻壤深谷之中，萧然物外，江湖中人难以估摸，均传他乖僻邪谬，也确实是情理之中。

此番义父救了这位姑娘，大耗内息，怕是此后须精修苦练，悉心调养，才能将真气恢复过来。只恨自己学术未精，不然，义父也不必如此辛苦。苏竹溪扶着少女离室，内省自疚。

过桥时，他转身望了望身后屋里明灭的灯火，若有所思呆站少顷，方离去。

片片枯残的竹叶，随风而落，似枯黄色的蝶，衬得男子本就羸弱的背影，十分伶俜萧索。

二 / 武道之殊

醒来时，欢颜浑觉得香清被暖，但整个身子如万千针刺般疼痛，说不出的难受，动一动身，只觉四肢犹如一团棉絮般，骨软筋酥。她吃力

地撑起身子，闻得清香中，有丝缕药气牵入鼻息，便迟疑张望四周。

房间布置古雅，一博古架上，有几件灵巧古物摆设，如瓶炉、攒盒等。匙箸瓶造型乃紫铜所制的仿古铜觚，里间银质香匙尾端制成一朵芙蓉花，尤为趣致风雅。两边挂着些许旧画卷，她虽不谙此道，却也瞧得出画得境，字得势，应是名家手笔。

四处一片阒然，紫玉博山香炉上轻烟卷绕而出，渺渺荡荡，似雾锁烟迷。闭目闻香分辨，欢颜心中有讶：苏合香膏？

《本经逢原》有道：苏合香，聚诸香之气而成，能透诸窍脏，辟一切不正之气，凡痰积气厥，必先以此开导，治痰以理气为本也。凡山岚瘴湿之气，袭于经络，拘急弛缓不均者，非此不能除。此香不仅气味上佳，且有药用，又是从外族传入，本已稀罕，所以即便寻常官家世族所用的苏合香亦未必纯粹，多是诸香汁调成，非自然一物。

欢颜懂药识香，辨知炉中所燃，乃浓而无滓的苏合香膏^[1]，量稀价高，寻常人家哪能一用？

欢颜内心大为诧异，不禁思量：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如何会在这里？与那些杀手战时，有人从背后偷袭了我一掌，之后，似乎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。

出招凶险，来式夺命。

欢颜一回想起诸人围攻之势，心中顿生后怕。但最让她恐惧的，并不是生死围攻，而是，她刚下山不久，怎么就会受人围截追杀？明家那男子手脚应当不会那么快，事先藏匿在路上，更不需要戴着面具遮遮掩掩。

面具？难道是被那人认出来了？时隔九年有余，那人竟然还能认出自己？

如此一念，欢颜后背不禁冷汗涔涔，霎时间，一颗心跌跌宕宕，无个凭依处，怅然若失，待稍刻惶惶才渐去。她回思再想，惊觉不对：当年白面人设计欺骗我，如今若出现，不怕我会与他寻仇？更何况，若是那白面人要杀我，又怎会在房中燃上这愈伤之香？

[1] 《香乘》曰：“树生膏可为香，以浓而无滓者为上。”

欢颜一手揉了揉眉心，撑起身下床，迟疑着步子走出。

此时大约已是亥时，月盘高挂。星光璀璨，仿佛是广袤夜幕上铺着点缀珠宝的绸缎，无边无垠，一直伸展入这纷扰红尘里来。

推开门时，旷怡气息扑鼻，令人顿觉神清气爽。不知何处传来风动竹声，沙沙作响，既似万蚕食桑，时起时伏，又似玉漏下沙，延绵不绝。

沿径行走，是石子墁成的小道，曲折迂回。石道两旁，培育了各式各样的花卉，偶有异草，牵藤引蔓，看得出主人用心。让欢颜惊奇的是，此间还有大部分花草竟是能用来制取丹药的植物，有些甚至稀奇难见。

这究竟是什么地方？

石桥闻香暖，曲径凭竹栏，欢颜一路前行。信步间，时有彩蝶轻舞而来，颜色不一，或红或白，或五彩，或斑斓，流连花间，甚是赏心。兴许此时是秋季，数菊花开得甚为繁盛，各类式样品种，黄粉紫白，仪态万千。三三两两的飞蝶未归，翩然绕舞。

星光闪闪，月光漫漫，照在朵朵嫩瓣上，那银辉流光，如同要在花叶上滑下来的模样，满眼尽现一派风物灼华。

稍微听得声响，欢颜拐过岔道，快步顺着石径走了去。花圃间枝叶颤动，有人在圃中摆弄草木。那人卷着袖，蹲在泥地里，一身藏青蕉衫仿佛与花叶相融一体。

月白风清，夜色一派濯污扬明，如此安逸。欢颜轻步缓近，驻足旁观。花圃中人抬头引袖拭汗，仰头视线恰好是她所站的方向。

素月分辉。辉在他脸上，轻笼一层薄纱，额上点点汗珠，折闪着头顶月色光芒。整张脸，携尘世温暖的烟火之气，笑意和宁，如同这圃中草木清香，是沁人心脾的舒适。

静月如斯，有男子如菊，炫目惊心。

也许，这人世间所有初相遇，大多都呈现着这样一副干净且纯粹的面貌，至于后来——无非应时而动，应运而生，各自领着各自的命数。

男子一眼看到她，眸底笑意跃上眉梢，欢喜道：“咦，你醒了？”